



疫情期间，上海制定发布了《关于规范疫情防控期间“社区团购”价格行为的提示函》，提示相关组织者、经营者在开展“社区团购”中，应当根据经营成本，为消费者提供价格合理商品，不得扰乱市场价格秩序。

租用他人食品经营营业执照在网络平台开店，大量囤积青菜、鸡蛋、鸡、鸭等食品，并大幅抬高价格对外销售，累计销售175万元，非法获利150余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高某因涉嫌非法经营罪已被静安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白领肖英（化名）看到这个消息时既意外，又不意外。

原来在4月13日的上海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市场监管局建议消费者在团购时，注意选择由正规的保供单位提供的商品，比如是否明确标示团购商品的具体信息；是否对漏发、错发等问题有明确的处理方式；是否提供联系人和联系方式等。同时，消费者要注意保留团购商品的记录、与相关经营者沟通的截屏等，以便维权时作为相关证据，也便于市场监管部门的后续核查和处置。

肖英随手就把这段建议发到她平时经常出没的美食群里，本来就是想提醒身边的朋友注意。没想到却引发了群内的一波讨论。一位群友表示：“就算加价，又怎么样。买不到东西的时候，一个愿买，一个愿卖。”另一个自称当过团长的群友则说：“没有翻6倍都不叫恶意加价。”

当时肖英的心情非常复杂，因为小区被封以来，团购切切实实为她解了燃眉之急，但如果说要“翻6倍才算恶意加价”，似乎也说不过去。

“其实一开始就是抢不到菜，或是一些东西需要一定起送量才能送的情况下，大家的一种自救行为。”肖英告诉《新民周刊》，她认识的一些当团长的朋友第一次都是因为自己想吃，“但很多人做了一次团长之后，就不干了，因为真的太辛苦了”。

“大多数的团长还是非常负责任的。并且因为物流时效不能保证，有的约定早晨能够送到的物资，最后到了凌晨1点才送达，团长就要一直等着。这个时间可能连帮忙配送的人都找不到。”在肖英看来，团长开团如果自称是公益服务，肯定不能以营利为目的，“但也不能一味贴钱去做，定价的时候可以覆盖自己的成本，比如用的接龙工具平台每单要收取的手续费，

自己找人配送的‘跑腿费’等，这些都可以提前跟参团者说清楚”。

作为社区的防疫志愿者，肖英就见过有团长为了想让志愿者帮忙配送，就在志愿者群说要每单加收10元，最后在群里发红包，“但这个钱，团长有没有公开跟参团者说过，就不清楚了”。

在肖英看来，特殊时期，加上大部分团长都有本职工作，如果在合理范围内加一点，大家也都能接受，尤其年轻人对价格其实并不太敏感，“还有人会主动给团长发红包的”。

最令肖英反感的是，有些明明是高价团，团长却打着“不赚钱，纯做好事”的名义。她就曾在某个所谓爱心蔬菜团购群里看到，有居民发现自己刚花55元团的蔬菜包，在隔壁小区的团购群里才卖30元。

有网友则经历过更离谱的团购——自己在小区团购群里买过一份155元的蔬菜套餐，拿到以后发现，里面有半个卷心菜，半个被保鲜袋装着的番茄，两颗上海青，半个白萝卜，以及两根黄瓜。“估计里面有一半是人工切菜的费用吧。”该网友晒出图片，有些哭笑不得。

还有网友表示，自己曾在小区团购群里看到过这样尴尬的一幕。有团长不小心把供应商给到的产品价格清单误发到了群里，其中写着水饺套餐“128一套，你可以卖148元”。

发“疫情财”，露头就打

社区团购这种居民自发组织的行为，与监管部门、基层组织和物业公司如何有效互动、磨合，也需要一个探索的过程。

为了进一步规范“社区团购”价格行为，疫情期间，上海市市场监管局根据市民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制定发布了《关于规范疫情防控期间“社区团购”价格行为的提示函》，提示相关组织者、经营者在开展“社区团购”中，应当根据经营成本，为消费者提供价格合理商品，不得扰乱市场价格秩序；应当按照规定做好明码标价，公示商品品名、数量、规格和价格等